

## 清代骈林巨子, 常州文派宗匠

## —— 洪亮吉骈文创作艺术与文学史地位探论

路 海 洋

(苏州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9)

**[摘 要]** 洪亮吉学识宏博, 天才绝特, 所作骈文篇什宏富, 风格众多而艺术上乘。洪氏骈文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即语言上的句雕字琢、工于属对, 典故运用上的浑融无迹, 句式调配上的骈散交融和篇章安排上的曲尽抑扬。由于骈文创作成就卓越, 洪亮吉获得了当时和后世的一致肯定及大力推崇; 并且经由他的示范, 还出现了效仿其骈文风格而自成一派的“常州体”, 一脉绵延直至清末, 影响可谓深远。要之, 洪亮吉称得上是有清一代的骈林巨子。

**[关键词]** 清代; 洪亮吉; 骈文; 艺术成就; 常州体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597(2013)02-0089-06

有清一代骈文复兴, 至乾嘉而臻于鼎盛, 其间文风蔚兴, 作家辈出, 洪亮吉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洪氏学识宏博, 天才绝特, 一生创作不辍, 所作骈体文篇什宏富, 风格众多而艺术上乘, “每一篇出, 世争传之”<sup>[1]卷首</sup>, 文坛奉为大家。目前学界对于洪亮吉骈体创作的既有研究, 主要局限于对其总体风格的印象式概括, 以及部分篇章、文句艺术特点的评点式勾勒, 而洪氏骈文的风格特色、艺术成就以及文学史地位与影响等问题, 并无深入全面的论述。本文即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此具体探讨。

## 一、洪亮吉骈文的艺术风格与阶段特征

洪亮吉的骈文作品, 以清光绪三年(1877)洪氏授经堂所刻《洪北江全集增修本》收录最为完备, 其中有《卷施阁文乙集》十卷(第九、十两卷未刊), 《卷施阁文乙集续编》30篇不分卷, 《更生斋文乙集》四卷, 数量可谓夥矣。这些作品或写景状物, 或抒情议论, 多能辞意双美, 臻于高诣, 不愧为大家手笔。就文章体类而言, 有序记书赋、诔碑赞铭, 众体兼备; 尤其序、记二体, 数量既多, 质量亦高, 代表了洪亮吉骈文创作的主要成就。在具体论析洪氏骈文艺术成就之前, 有两个问题必须厘清: 一是洪氏骈文艺术风格问

题, 二是洪氏骈文分期问题。

关于洪亮吉骈文的风格, 自刘麟生、瞿兑之以降, 学界有比较一致的意见, 概括而言就是清新明丽。如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在比较洪亮吉、汪中骈体风格成就时云, “汪洪并称, 汪以朴茂胜, 洪以清丽胜”<sup>[2]130</sup>, 以“清丽”来概括洪亮吉骈文的主要艺术风格。成就; 又刘氏在介绍骈文“常州派”时有云: “洪亮吉与孙星衍齐名, 皆为常州人, 所为骈文, 以轻倩清新取胜, 世有‘常州体’之称。”<sup>[2]127</sup>所谓“轻倩清新”, 意与“清丽”相近。再如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谓洪亮吉骈文的主要特点“并不在其用典渊博, 而在其格调纤新”<sup>[3]170</sup>, “纤新”的意思与前“轻倩清新”、“清丽”实无二致。刘、瞿二氏的观点有相当的典型性和影响力, 此后学界关于洪亮吉骈文风格的论述, 几乎都未出此范围。<sup>①</sup>

毫无疑问, 刘、瞿等人的概括有着相当的准确性, 我们读洪氏文集, 其骈体确乎长于清新一路, 如《八月十五泛舟白云溪诗序》《游极乐寺看荷花序》《游消暑湾记》《游幕府山十二洞及泛舟江口记》《琴高溪夜游记》《游南湖记》等, 皆是具有清新风格的代表性作品。但是, 通观《卷施阁文乙集》《卷施阁文乙集续编》与《更生斋文乙集》诸作可以发现, 洪亮吉所

**[收稿日期]** 2012-1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09C2W041); 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资助项目(2012-2015)

**[作者简介]** 路海洋(1980-), 男, 江苏盐城人, 苏州科技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复旦大学博士后。

① 如张仁青《骈文学》论洪亮吉与常州体有云: “洪亮吉所为骈文, 格调纤新, 笔致轻倩, 世有‘常州体’之称, 稍后之刘嗣绾、杨芳灿、彭兆荪、曾燠、李慈铭专学之, 影响殊为深远。”这里所谓“格调纤新, 笔致轻倩”, 实际是对刘麟生、瞿兑之二人观点的笼括。张氏如此, 其余论者也大抵如此。引文见张仁青《骈文学》, 第543页,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

擅长的显然不止清新一种风格,其在清新以外,或沉郁缠绵(如《伤知己赋序》《蒋清容先生冬青树乐府序》),或雄浑峻迈(如《楚相孙叔敖庙碑》《重修唐太宗庙碑记》),或奇气盘礴(《天山赞》《游武夷山记》),或哀感顽艳(如《长俚阁遗象赞》),或气息渊邃(如《南华九老会唱和诗序》),或流利宛转而抑扬遒宕(如《与钱季木论友书》),或凄恻悲惋、真挚动人(如《出关与毕侍郎笺》),真可谓“具兼人之勇,有万殊之体”<sup>[4]卷首</sup>。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洪亮吉骈文好“奇”的特色。钱基博《骈文通义》论洪氏骈文有“尚气爱奇,动多振绝”<sup>[5]117</sup>之语,谢无量《骈文指南》则云“造句多奇,而近于疏纵”<sup>[6]182</sup>,正如钱、谢二人所论,洪亮吉骈文总体上确乎有奇纵疏宕的风格特点。伸言之,“奇纵”是指洪亮吉骈文刻意避开平熟,力求纵肆新奇,出人意料,不但字奇、句奇、属对奇、篇章结构奇,而且使事用典奇、阐发议论奇、写景抒情奇,几乎做到了无处不奇;“疏宕”是指洪亮吉往往在骈体文严整的偶对中,注入散文文的疏纵之气,使得骈文创作兼有骈、散二体之长,这一点不但表现为骈文语句的骈散相间、奇偶并用,而且表现为骈文意脉的开阖抑扬、起伏跌宕。如果要概括洪亮吉骈文“万殊之体”的主体特色,清新明丽和奇纵疏宕,是应当并举的。

那么,为什么自刘麟生、瞿兑之以来的大多数学者,都特别强调洪亮吉骈体的清新特点呢?这一方面应是为了综合考虑洪亮吉和以他为主要代表的“常州体”两者的风格特征,取其共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突出洪亮吉与“常州体”在清代骈文史上的独特贡献。因为所谓“常州体”的整体风格正是清新,杨芳灿、刘嗣绾、曾燠、彭兆荪、李慈铭等“常州派”后劲效仿洪亮吉,亦主要在清新一路;而洪亮吉与“常州体”其他作家的清新之文,在清代骈文的总体格局中是蹊径自辟、独树一帜的。文章特别提出这一问题,目的是希望全面揭示洪亮吉骈体的风格特点,还其全貌,而不至为所谓“清新”一种风格所拘囿。

阶段特征主要是就洪亮吉骈文的发展演变和分期而言的;就笔者目前所见材料,尚无人论及这一问题。既有的洪亮吉骈文研究,通常是将洪氏集中所有骈文作品作为一个前后一致的整体来统观探讨,这显然不够妥当。其实,洪氏骈文有较为明显的前后转变过程,这一转变的关节点与洪亮吉人生前后两段的区分点一致:亮吉一生以其越职言事、流放伊犁事件为转折点,此前为一种刻苦力学、锐意仕进的进取人生,此后为一种淡看俗世、纵情山水的超脱人生。与此相应,洪亮吉遭流放前文章收入《卷施阁文乙集》及《续编》,流放返回后文章则收入《更生斋文乙集》,有前后两期之别。当然,洪亮吉骈文的发展演变,还体现在其前后两期创作内容与内蕴的相异上。

一般而言,骈文写作中的文体选择,即大体对应着一定的题材与内容选取,如诏制疏奏为公文类,其所写内容必是朝廷政事;又如诔碑碣铭为碑志类,其所写内容则皆为亡者生平事迹,因此我们可从洪亮吉骈文作品的体类着手,考察其内容前后转变的特点。首先,《卷施阁集》及《续编》虽多序(包括诗文集序、赠序、赋序等)、记(包括事记、游记之类)之文,实是众体兼收,而《更生斋集》所收文章主要为序、记两体,并且特多游记,这种变化与洪亮吉一生由入世进取而转悠然超脱的精神与生活实际是一致的。其次,进一步细读洪氏文集可以发现,亮吉晚年着力创作的大量游记与其前期纪游文相比较,在文字上往往更显老辣,在意蕴上则多了不少通脱、超逸,如同为纪游,前期《八月十五泛舟白云溪诗序》清新遒劲、猖狂逸宕,后期《黄山浴朱砂泉记》则清峻之中寓物是人非之感,《游天台山记》则奇逸纵肆之中蕴身世两忘之情。这种差异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亮吉穷微得返、劫后余生,感慨因而深厚、心境因转超脱,而言者心声,其文也因转超逸老辣。

另外,与分期问题相关,我们综观清代诸骈体文选本,其于洪亮吉骈体作品的选取,显然更倾重前期的《卷施阁集》,如曾燠《国朝骈体正宗》选亮吉文 15 篇,吴鼐《八家四六文钞》选文 19 篇,皆出《卷施阁集》,即便以选文较全备为特色的屠寄的《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其选亮吉文 79 篇,其中 63 篇出《卷施阁集》<sup>①</sup>, 16 篇出《更生斋集》,其原因何在?其实曾燠、吴鼐选本之所以仅选《卷施阁集》,是因为这两书的辑刊皆在嘉庆初年,彼时洪亮吉仍健在;《更生斋集》所收文章,不少尚未创作,更无所谓结集刊行,故曾、吴两书仅从前期的《卷施阁集》择取。屠寄《国朝常州骈体文录》之辑刊在光绪十六年(1890),那时洪亮吉诗文集已问世,故屠寄选本有《更生斋集》中文章。再者,屠寄《文录》选洪亮吉文章,在数量上之所以前期与后期相差很大,是因为《更生斋集》所收之文,限于嘉庆五年(1800)洪亮吉自伊犁返回后所创作,洪亮吉于嘉庆十四年卒世,故《更生斋集》内文章仅收洪亮吉晚岁九年所为文,而《卷施阁集》为洪亮吉大半生精华所萃,其所收文章不但在数量上要远过于《更生斋集》,而且从所收文章体裁、风格的多样性,从总体成就的丰厚来看,亦皆胜于《更生斋集》,故此屠寄《文录》作彼裁择。不过还需强调一点,虽然洪亮吉《卷施阁文乙集》《续编》的总体成绩要胜于《更生斋集》,但我们不能因而轻视《更生斋集》的意义,甚至废而不观。正如前文所论,《更生斋集》中文章,尤其一些纪游文章,文字、意境皆不逊前期文章,甚至

① 这 63 篇中,有《连珠》32 题,不过即便将这 32 题连珠算作 1 篇,从《卷施阁集》选出的文章也有 32 篇,总数仍是从《更生斋集》所选文章数目的两倍。

有胜于前期者,其亦是洪亮吉一生骈文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

## 二、洪亮吉骈文的主要艺术成就

文学史对于创作者文学地位的衡论,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文学作品达到了怎样的艺术高度、取得了怎样的艺术成就,是最为基本的方面。洪亮吉在清代文学史上骈文大家地位的确立,首先是由于他的骈文创作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具体来说,论析骈文艺术,须从骈体文的构成要素入手,综合考量。张仁青总结历来骈文之“构成要件”,认为“莫外于用典、对仗、声律、敷藻、调句五者”<sup>[7]281</sup>,实际五者而外,篇章结构的安排、抒情议论的展开、意境的蕴生亦是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洪氏骈文于以上诸端无所不擅,而偶对锻炼、典故运用、句式调配、篇章布置四点,最能体现其艺术才情。以下依次论述。

第一,句雕字琢,工于属对。骈体文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与近体诗相似,字句的锻炼、对偶的考究,是首先必须考虑的。刘勰《文心雕龙·章句》有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未从,知一而万毕矣。”<sup>[8]375</sup>诗文篇章的完美,必然基于字句的妥帖修整。而在骈体文创作中,字句之锤炼与对偶之讲究乃是一体共存的,骈文字句之修饰主要表现在对偶的精工上,因此,我们可以从偶对的角度切入,探讨洪亮吉骈文在语言琢炼层面的艺术成就。

研读《卷施阁集》和《更生斋集》可以发现,若对洪氏骈体偶对艺术加以评析,可总括为一个“奇”字,具体又可厘为字奇、字句俱奇、意奇、句意皆奇四个层面。如《终南山圭峰寺铭》“怖鸽一队,枯僧两三”<sup>[9]卷一</sup>,“鸽‘怖’而僧‘枯’”,仅用两字即将飞鸽与寺僧的精神状态形容入微,此是字奇;《师子匡赞》“怪鱼窥人,头尾五色;妖鸟咒客,飞鸣百回”<sup>[9]卷八</sup>,“怪”、“鸟”、“妖”、“窥人”、“咒客”,长在比拟出奇,动人耳目,这也是字奇;《长偃阁遗象赞》“窗深共坐,红围四面之花;韵险偕吟,墨染崇朝之颊”<sup>[9]卷四</sup>,尤其突出“红”“墨”两字,色彩与心境俱美,可比之老杜律句锻炼之工;《十二月十九日终南仙馆同人祀苏文忠公诗序》“寒禽蹲树而不飞,冻鲤破冰而出听”<sup>[9]卷六</sup>,“寒”、“冻”、“不飞”、“出听”固已修饰精巧,而“蹲”、“破”两字,更极锤炼,细读两句,似能见其形状、闻其声响;《游天台山记》“岩果润肺,作朝霞之红;灵泉清心,漾夕涧之绿”<sup>[10]卷三</sup>,通过对岩果、灵泉色彩的形容,来强调它们“润肺”、“清心”的功能,妙想独出,而诗意勃郁。此则字句俱奇。

《蒋安定墓碣》写洪亮吉中表蒋宝善天性简静,才思过人,而23岁早卒,尤其“化形之鹤,犹爱羽衣;

识字之彘,偏随病骨”<sup>[9]卷三</sup>一联,以“化形之鹤”、“识字之彘”喻蒋宝善,将其短暂一生含括尽致,而惋惜之情,浸润其中,张寿荣评此联“运用生新”<sup>[11]卷九</sup>,可谓得之。《送汪剑潭南归序》乃因友人汪剑潭南归而作,本来“自子欲归,已不怪累日,幽忧不已,将成痼疾”,但转思“吾与子食桐江之鱼,弃子悉已成鲤;攀山院之果,遗核又复抽林”<sup>[9]卷四</sup>,桐江之鱼、山院之果虽已为腹中之物,不复能得,然而它们的子孙、遗核在不经意间已茁壮长成,以此喻指亮吉与汪氏之友情,虽往日不再,然深情已结,且来日方长,文章幽忧之思即转清乐,极见才情。此言意奇。若句意皆奇,则如《苍雪山房诗序》“夫洲连橘柚,则黄绀之光烛山;花杂云霞,则青红之气成海”<sup>[9]卷六</sup>,橘柚之光可以烛山,花霞之色能够成海,非亮吉诗心雄才,不能为此奇想、不能成此奇句。又如《与孙季仇(述)书》“白鹭出树,回翔可观;潜鳞上竿,尺寸皆市”<sup>[9]卷六</sup>,白鹭“出”树已是匠心独运,而潜鳞“上”竿更是出人意料,张寿荣评此联有“句雕字琢,意理密致”<sup>[11]卷九</sup>之赞。再如《游天台山记》“山花抽蓝,圆叶疑扇;林翼接翠,和声同琴。樵踪蛇纤,升降数十;石脊猱奋,回皇半时”<sup>[10]卷三</sup>,此数联妙处,主要在眼前所见全以比喻道出,而字锻句炼,极尽熔铸之工,从而将天台山撩人心醉的意态,精简写意地描绘出来。

洪亮吉骈体文在字句上的精锻细炼,使得其文章秀句郁出,耐人咀嚼,而这一点正是“常州派”杨芳灿、刘嗣绾、彭兆荪、李慈铭诸人效仿取则的重要方面,也是“常州派”的重要特色之一。

第二,大才使典,融化无迹。用典使事是骈文创作的核心特征之一,成功的用典可使文章言简意赅、神凝气畅,“使作品富有浓厚的神秘性、象征性和趣味性”<sup>[7]138</sup>,这不但见出作者的学问,而且见出其才情。洪亮吉的骈体文创作,不乏少用典甚或不用典而自铸伟词的佳篇,但也多用典精洽的好作品,《伤知己赋序》《蒋清容先生冬青树乐府序》《重修唐太宗庙碑记》《楚相孙叔敖庙碑》等即是这方面的典型,深得历来选家的称扬。

诗文用典,大体分语典与事典两类,洪亮吉文章多用事典,而运使入化。如《蒋安定墓碣》“故铜台之游,乏谢庄而寡韵;南皮之会,有吴质而损欢”<sup>[9]卷三</sup>。前句以谢庄作比,意谓蒋宝善才情绝特、风雅天成,聚游之乐,无宝善则乏韵;后句以吴质作比,意谓蒋宝善性易感伤、心魄幽忧,宴谈之时,有蒋宝善又复损欢。一联之中曲尽抑扬,而运典浑融。又如《与钱季木论友书》“淮南之鸡犬,雅于薛公之宾客;河间之简册,亲于中山之家室”<sup>[9]卷五</sup>,称钱季木之雅,谓其鸡犬亦染主人之性情,好书甚于妻儿,比譬巧妙,融贯自然,张寿荣谓其“雋语以疏爽出之,更自道宕”<sup>[11]卷九</sup>。

又《伤知己赋序》悲知己邵齐焘、朱筠、黄仲则诸

人之逝,所谓“嗟乎!回风美人之曲,楚臣殉之以身;钟鸣落叶之操,帝子继之以泣。大地转转,非以载愁;惟天穹穹,岂云可问?是知掘井九仞,冀可覩夫泉涂;载鬼一车,必当逢乎素识。复沛郡丈人之魄,或尚沉酣;起鲁国男子之魂,犹应慷慨”<sup>[19]卷二</sup>,用屈原、萧综等人典故,意在慨叹邵、朱、黄诸友人生平遭际之坎坷,感慨悲哀中有一股沉浑的力度在,“能令铁石人动心”(张寿荣评语)<sup>[11]卷九</sup>。其用典之法并不在比照双方(邵、朱、黄诸人与屈、萧等)现实经历的相似,而在抽取比较双方经历的悲剧性特质,可以说是典随情转,文意的推进带动事典的列举。再如《蒋清容先生冬青树乐府序》写赵宋之亡亡曰:

盖声何哀怨,杜鹃为望帝之魂;变亦苍黄,猿鹤尽从军之侣。遇金人于灞上,能言茂陵;值铜驼于棘中,谁知典午?又况南迁烽火,北狩轩舆。言乎缔造,则东南置尉,拓疆无刘濞之雄;及此沦胥,则五百从亡,归骨少田横之岛。嗟乎!江山半壁,非仙人劫外之棊;金粉六朝,尽才子伤心之赋。

又言臣属效忠则曰:

乌呼!吞炭虽忠,智伯之头已漆;纳肝较晚,懿公之体先残。虽然,苕宏化碧,激衰周义士之心;比干剖心,作洛邑顽民之气。<sup>[19]卷四</sup>

沉痛激昂,力透纸背,令人扼腕生慨。心魄摇动,较之庾信《哀江南赋》,绝不逊色。所引七联数句文字,句句用典,而妥帖允当,字字珠玑,其总体特点也是以深厚的情感、贯通的文意运使典故,一脉推衍,层层递进,达到浑化之境,非亮吉博学宏才,实难臻此境界。刘勰《文心雕龙·事类》论合适的比事用典应“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据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sup>[18]412</sup>,前举亮吉骈体数例,可以当之。

第三,骈散交融,纵横如意。在骈文创作中,对称性原则固然首先应当遵循,但是正如奇偶本是辩证一体的两面,骈文的对称性、严整性中,同时也包含了不对称性,《文心雕龙·丽辞》即言成功的文章写作应“迭用奇偶,节以杂佩”<sup>[18]385</sup>。结合骈文来说,主要就是要求骈文写作的句式须有所变化参差,每句字数四字、六字之外,可参以三字、五字、七字之类;对句形态也要有所不同,可以四四成对、六六成对,亦可三三成对、五五成对,可以四六与四六成对,亦可三五与三五成对,不一而足;就段落篇章而言,可以在偶句中加入适量的散句,更为微妙的则是在形式严整的骈俪中贯以散行之气。总之要奇偶迭用,骈散交融,做到取其合宜,变化无穷。洪亮吉的骈文创作,对这一点有很好的发挥。我们可以从句、章(或段)、篇三个层面来分别论析。

《与崔礼卿书》言昔日与友人“斋居盘盘,言笑宴宴”有云:“晨树撼鹊,于以极兴;夜寝列烛,求其悦魂。始知美酒一石,增刘伶之狂;嘉言三复,损臧仲之

疾”<sup>[19]卷四</sup>。后联偶对之中四字句、五字句并用,形式上骈散兼行;另外逻辑性连接词“始知”的运用,不但勾连起前后两联,使两者的意思紧密连贯,而且起到疏宕文气的作用,意脉韵味上也是骈散并下,融贯一体,因此张寿荣评曰:“似整似散,笔极宕逸”<sup>[11]卷九</sup>。又《送同年张问陶乞假归潼川序》“自此之别,一日之内,仆眺日升,君眺日没;一江之水,君饮其源,我饮其委”<sup>[19]卷五</sup>,前后两句都以三个逻辑上贯通的四字短句构成,形式工整而气脉舒畅,因而既具备了散文体的长处,又具备了骈体文的优点,骈散交融,一体双美。这是句子的骈散交融。

章、段的骈散交融,典型的如《苍雪山房诗序》:

仆闻其游迹,先已醉心,抽彼新诗,尤惊绝调。又念自十年以来,仆亦东棹乎瓯江,西车乎八国。州有九,未臻乎梁益;岳有五,尚缺乎岱宗。亦可谓东西南北之人,燕齐楚赵之客矣。我所思兮,乃九州外之大九州;子好游乎,无百步而笑五十步。<sup>[19]卷六</sup>

有四四相对,有五五相对,有六六相对,更有八字、十二字相对,并且这八字、十二字又各分三、五和四、八而对,真是极尽奇偶骈散、参差变化之能事。若全篇以骈散之气浑融运使,如《过旧居赋》:

县南中河桥之侧,洪子有旧居焉……室有楼,上下各四楹。楼后有池,池宽可十步,霖潦既集,亦生龟鱼。池侧柔桑一株,桃实数树。一簿之蚕,春足于食;三尺之童,秋足于果。偃偃焉,广广焉,不自知其室之陋也。然而夏水甫盛,则萍藻带于周庐;秋霖乍淫,则莓苔生于阴牖。出户之栋,鼠与室鼠竞驰;颓邻之垣,枯株与薜荔交翳……盖始生焉、少长焉,及授室焉、生子焉,历二十八寒暑乃徙。<sup>[19]卷二</sup>

依上所引,其骈散相间,纵横变化,而气韵连贯,视为散文或骈文俱无可。其余《天山赞》写天山景观之雄奇,《姚春木万里图序》论世间诸种“万里”之特质,《黄山浴朱砂泉记》写浴泉经历与人生感喟等等,皆是文字骈散兼运、浑融一气的佳作。当然,骈散融通不单单是洪亮吉骈文创作的特色,即以常州府而论,洪亮吉之前的陈维崧,同时的孙星衍,其后的李兆洛、杨芳灿、刘嗣绾、董基诚、董祐诚等等,他们的骈文作品无不具有此项特点,可以说奇偶并用、骈散交融乃是整个清代骈文发展的大势所趋。

第四,篇章布局,曲尽抑扬。以园林建筑来比譬文章,一篇文章的字词略似园林的木石砖瓦,句段则似墙垣亭廊,篇章便似整个园林。木石砖瓦的质地,墙垣窗廊、亭台楼阁的建造质量,固会影响到一座园林的整体建筑水准,但布局结构的巧拙,通常会对一座园林的成败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文章亦复如此,一篇优秀的骈文作品,佳词秀句无疑是不可缺少的,但若没有创作者的精心安排,这些佳词秀句便很

难显示出它们的光彩。洪亮吉的才情在这一方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施展。

洪亮吉骈体文不乏顺笔直书、一气彻尾的作品,但他更擅长顿挫抑扬、曲折回环之法,有一扬一抑法或一抑一扬法,更有依情感、文义推进而续续勾转、三折五折、曲尽抑扬法。《八月十五泛舟白云溪诗序》《城东酒垆记》为一扬一抑,前文前半写众人泛舟夜游之乐,猖狂逸宕,至“嗟乎!半世之乐,成于奉亲;百昼之娱,奚若选夕。奈何中岁,各值多故”<sup>[19]卷三</sup>,则转入沉绵;后文前半回忆与众友“言笑宴宴,信誓旦旦”<sup>[19]卷六</sup>,则清新遒丽,后半感慨友朋多故,往事已矣,则沉郁缠绵,有生死离合之感。一抑一扬则如《送汪剑潭南归序》,先写夏序忽来,独居寂寞,忧伤难禁,继思与汪剑潭友情深笃,可慰愁怀,不必“移原隰之草,萃于一丘;招高下之鸟,同栖一树”<sup>[19]卷四</sup>,则转入豁达通脱;又如《与孙季仇(述)书》先写独自北行之幽迷,所谓“七圣皆迷之野,独尔驱车”、“临池而举觞,寻碑而堕泪”<sup>[19]卷六</sup>,继写“舍骑登舟”、快意观览,乃转疏朗逸丽,一抑一扬,情意饱满。

此外,还有一抑一扬再一抑法。如《与孙季述书》先写萧条旅况,则寂寞逼人,继写想象中“移家近冢,就姊谋居”生活,则“疏朴可观”(张寿荣评语)<sup>[11]卷九</sup>,再写“积瘁之士,寡至四十”,复转沉绵,有浮生若梦之慨。又有先一抑而三转法。如《与崔礼卿书》,先写旅次所观所感,幽忧苍茫;继想崔礼卿南行旅况,回忆当日与其“言笑宴宴”,则转清新逸宕,情意款款;再写友人杨孟符与亮吉仲姊之丧,乃转沉痛;末则委婉箴颂友人,复转疏朗。一篇之中,真可谓妙擅转折,曲尽抑扬,文与心合,续续相生,不得不感慨洪亮吉之天才过人。

当然,以上所论四点而外,洪亮吉骈文在声韵榘理、情感表达、议论生发、意境蕴生等方面,也都有十分出色的表现。可以说,洪亮吉骈文从细部字句的锤炼,到总体意境的生成,都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洪氏的丰沛才情、深湛学问、超卓识见在其中得到了全面而充分的体现,由此也奠定了他在清代骈文史上的卓越地位。

### 三、清代骈文复兴格局中洪亮吉的文学史地位与影响

骈文经过元明两代的衰落,到了清代再次绽放异彩,骈文名家、名作大量涌现,形成了所谓“复兴”的局面。在此复兴格局中,洪亮吉以其深湛的骈文艺术功力和戛戛独至的骈文艺术造诣,获得了当时和后世的一致肯定及大力推崇。如吴鼐辑《八家四六文钞》,将洪氏与邵齐焘、刘星炜、孔广森、孙星衍、袁枚、曾燠并推为清代骈文八大家;又吴氏《八家四六文钞·卷施阁文乙集题词》论清代经生而兼擅文词者,以邵晋涵、洪亮吉、孙星衍、汪中为最特出,四人

中邵晋涵“能为扬、班,而不能为任、沈、江、鲍、徐、庾之体,间撰供奉文字,局于格式,未能敌其经学之精深也”<sup>[4]卷首</sup>,孙星衍中年以后乃专意经学,尽弃前作,故如吴鼐所论,清代以学者而兼擅骈体的翘楚,当首推洪、汪。

晚清以降,学界延续了吴鼐的评定,并进一步抬高了洪亮吉的文学史地位。如谢无量《骈文指南》论清代骈文,谓“乾嘉时为骈文者最多,而胡天游、邵齐焘、汪中、洪亮吉四家,实足度越余子”<sup>[6]82</sup>,又谓“清世骈文作家,所作通体相称,饶有六朝矩矱者,当以汪、洪为最”<sup>[6]91</sup>,认为清代骈文作者,应以洪亮吉与汪中为魁首。又钱基博《骈文通义》云:“(洪亮吉)思捷而才隽,理贍而词坚,尚气爱奇,动多振绝。汪中不如其雄,孙星衍视之为靡。”<sup>[5]117</sup>钱氏不但认为洪亮吉、汪中是清代骈文的双魁,而且认为洪亮吉更胜汪中一筹,这样的评价是极高的。

另外,刘麟生、瞿兑之、张仁青等人,除了从清代骈文史,还从清代骈文体派、骈文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洪亮吉的文学史地位与影响。如刘麟生将清代骈文分成博丽、自然、常州、六朝、宋四六等派,并将洪亮吉与孙星衍视为骈文常州派(亦作“常州体”)的开派宗主。<sup>[2]124-144</sup>不过,孙星衍中年以后尽弃少作,且不再写作骈体文,故文稿传世极少;即就传留的文稿来看,其风格也与“常州体”的清新明丽异趣。因此,对常州体后起诸家真正产生影响的乃是洪亮吉,换言之,洪亮吉才是常州体的实际领袖。与刘氏同时的瞿兑之在论述常州派时,干脆对孙星衍避而不谈,而明确地强调洪亮吉的开派宗师地位:“清代的骈文,到洪亮吉而一大变。洪氏是常州人,于是成其所谓常州派。洪氏自己,也是讲考据的;然而他的文章特点,并不在其用典渊博,而在其格调清新。”<sup>[3]170</sup>在瞿兑之看来,洪亮吉骈文最大的特点是“格调清新”,这也是洪亮吉对清代前期骈文的“一大变”,而洪亮吉作为常州派开派宗师与清代骈文大家地位的确立,主要也是由于这一点。应当说,瞿氏强调洪亮吉的文学史地位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单独强调洪氏骈文“格调清新”的特点而不及其余,则未为尽善。

刘、瞿而后,台湾学者张仁青在综合、修正吴鼐、谢无量、钱基博、刘麟生、瞿兑之等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全面、合理的见解。他首先指出清代骈文作者,当“以汪中、洪亮吉二氏并称一代宗师”<sup>[7]530</sup>;其次,对“常州派”与“常州体”作了区分,认为常州派的魁首确是洪亮吉与孙星衍,但常州派是一个包括洪亮吉、孙星衍、刘星炜、杨芳灿、恽敬、张惠言、李兆洛、刘嗣綰、董基诚、董祐诚等人在内的规模庞大的地域性骈文宗派,而常州体则是洪亮吉一人所开创的规模较小的骈文体派,两者并不相等,这就弥补了刘麟生、瞿兑之等人概念模糊的不足;再次,张氏认为由洪亮吉所开创的常州体,有许多效仿者,其代表

是刘嗣綰、杨芳灿、彭兆荪、曾燠、李慈铭等人,从而对前人的相关论点作了明确和强化<sup>①</sup>。这样,张仁青就在常州体、常州派和清代骈文史的立体坐标中,对洪亮吉的文学史地位与影响作了衡论,视野开阔而评定较为妥当。<sup>②</sup>

结合洪亮吉的骈文创作和清代骈文史实际,并综取前人的诸种意见,我们可以给洪亮吉的文学史地位与影响作一个总结:第一,洪亮吉不但是清代骈文鼎盛时期即乾嘉年间的一流名家,也是整个清代骈文史上的卓越大家;第二,洪亮吉开创了骈文“常州体”,该体在继承前人艺术成就的同时,境界独树一帜,形成以清新明丽为主要风格特色的骈文新体,它是清代骈文史上最具创新意义而影响殊为深远的骈文体式。要之,无论就骈文创作的艺术成就,还是就文学史的影响而言,洪亮吉都称得上是有清一代的骈林巨子。

### [参 考 文 献]

[1] 袁枚.卷施阁文乙集序 [O]/洪亮吉.卷施阁文乙集.

清光绪三年洪氏授经堂刻洪北江全集增修本.

- [2] 刘麟生.中国骈文史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3] 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 [M]/刘麟生,方孝岳,等.中国文学七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4] 吴鼎.八家四六文钞·卷施阁文乙集 [O].清嘉庆三年较经堂刻本.
- [5] 钱基博.骈文通义 [M].上海:大华书局,1934.
- [6] 谢无量.骈文指南 [M].上海:中华书局,1918.
- [7] 张仁青.骈文学 [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
- [8]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9] 洪亮吉.卷施阁文乙集 [O].清光绪三年洪氏授经堂刻洪北江全集增修本.
- [10] 洪亮吉.更生斋文乙集 [O].清光绪三年洪氏授经堂刻洪北江全集增修本.
- [11] 曾燠,姚燮,张寿荣,等.国朝骈体正宗评本 [O].清光绪十年花雨楼朱墨套印本.

## A Giant in the Field of Parallel Prose, A Master in Changzhou School of Literature A Study On Hong Liang-jǐ's Art of Parallel Prose and His Status in Literary History

LU Hai-y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Suzhou, Suzhou 215009, China)

**Abstract** Hong Liang-jǐ is knowledgeable and uniquely talented writer of parallel prose. His writings showed abundant poetic words, variant styles and first-class art. The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 Hong Liang-jǐ's parallel prose writings we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ur aspects, namely the polished sentences, the engraving of phrases and skillful couplets on linguistic level, smooth integration of literary quotations, the mingling application of the sentence patterns of parallel prose and prose, and perfect structural arrangements. Because of his excellent attainments in parallel prose writings, he was unanimously endorsed and highly supported by his contemporary people and later generations. Based on his demonstrative example in parallel prose writings, "Changzhou style of parallel prose" emerged by means of imitating his style of parallel prose writings, and then became a school of its own lasting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which really had such a profound influence. In a word, Hong Liang-jǐ is regarded as a giant in the field of parallel prose.

**Key word** the Qing Dynasty; Hong Liang-jǐ; parallel prose; artistic achievements; Changzhou style of parallel prose

[责任编辑 阳欣]

① 刘麟生《中国骈文史》论常州派云：“洪亮吉与孙星衍齐名，皆为常州人，所为骈文，以轻倩清新取胜，世有常州体之称……常州作家稍后起者，为刘嗣綰，造句遣词，专以轻倩取胜。”并举嗣綰《潘君妻周孺人诔》中一联，批评其文有“琢句纤巧”的弊端，继云“当时作家，如杨芳灿、彭兆荪、曾燠诸人，及清末之李慈铭，均不免有此结习也”。我们从文章的章节设置、意脉推进及所举洪、孙、刘、彭、李等人的骈文例证来看，刘麟生应当是将刘、杨、彭、曾、李诸人都视作常州体作家的；但就字面来看，他只是说杨、彭、曾、李诸人刘嗣綰骈文创作的缺点，并未明言诸人亦是常州体后起作家。引文参见刘麟生《中国骈文史》，第127-129页。

② 常州府骈文能否称为一派，尚有待进一步探讨。